

國策正解

秦上

三上



				和書門
		二四	五七〇	類
一三	五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四	五	和
函	一	五	七	書
二	三	七	〇	
一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70
冊數	13 (2)
函號	191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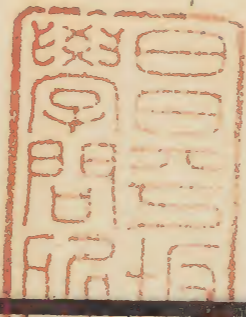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橫田惟孝著

秦上

孝公凡一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相息

亮反。○鞅。衛之庶孽公子。公孫氏。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

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

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至猶大也。墨涅其

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孝公行

戰國策正解 卷三上 後影圖藏

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高誘曰傳猶禪也孝公

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蒞臨也項言未久也關君言

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子告

蓋始見于此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

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

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

不憐說始銳反更音庚夫音扶○刑其師傅故曰仇讎鞅恐誅亡之魏魏人不愛故還秦而惠王車

裂之也

考異 一本八上有十字

惠文君 凡十章

蘇秦始將連橫東西為橫秦地形橫長故合六國連

合從自是第二義用秦易而用六國難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

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

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

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

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

請奏其効說始銳反下除說不大說餘皆同乘繩證

并併同下同○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胡

國絡以為襄絡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都函

後形圖

函關也形便謂地形便於攻守也府物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効驗也秦王曰寡人

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

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

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

日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即誅伐文章不成無以為兵名故不可使民驅之出戰也恩

深方可資人死力愚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勞大臣於外儼然矜莊貌庭教之謂來庭

教之異日謂以他日承教林西仲曰併吞稱帝之効尚在有待厭而婉拒之也蘇秦曰臣

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

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

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

之惡有不戰者乎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三苗崇皆國名涿鹿地名孔安國

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古者使車轂

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使所

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兵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樞玉反聊留服蒲北

反信新兵濱滂反○轂擊馳謂行使之多也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言古昔無事之

日猶且文武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

武兼用也勝音升○飭恐飾訛或古字通用此言科條既備民後世諸侯亂惑文士飾說天下事煩也科條既備民

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既

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恒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

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章程適以

叢姦案牘徒以滋累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

此言文章不足為治

戰攻不息。林西仲曰：章理以言闡出道理，偉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

關君長曰：辨言，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治直吏反，下於治同。○林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

天下必不可得。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

於戰場。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鬪之場也。關君長曰：此

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

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

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

下。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常嘗通。○方言：矜謂之杖，撞，手擣也。今欲并天下，凌萬

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元長也，首也，人

萬物之長，故呼人為元。元猶人人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悟於教

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

固不能行也。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通段止言當用兵。說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上時掌反，為于偽反。○紹，蠶屬，大而黃黑，羸，縶，繞也。滕，束脛邪幅也。蹻，屨通，草履也。黧，黑色。紕，機，縷也。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未嘗學問取困自

責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

簡練以為揣摩數色主反○乃夜猶即夜謂至家之夜也陰符太公兵法林西仲曰史云

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不是空陳也簡練之使精練之使熟揣摩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

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此遊說妙訣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

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

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曰倦而自罰亦引說秦不合為戒懲

前此說術之疎也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林西仲曰成而自信謂之曰真喜得此說術之善也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

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

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說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未詳疑陰符書篇名蓋依是篇之義而揣摩以說

趙王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指畫而談也武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親而擯秦兵師道

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林西仲曰散橫之效當此之時天下之大

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

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

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林西仲曰約從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

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用畫於廊廟之

內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四句蓋古語也林西仲曰承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

伐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後形圖

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

風而服使趙太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曰當秦強趙

使趙重於天下極焉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

捲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士杜

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仇鮑彪曰掘門鑿垣為門樞

屈木孟也軾車前橫木林西仲曰搏抑也將說楚王

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

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媮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

謝蘇秦曰媮何前倨而後卑也媮曰以季子之位尊

而多金伏音匍○洛陽秦故鄉宮居室古通謂之宮

郊迎者父母急欲與言也側目傾耳不敢正

視聽也蛇行紆行匍伏伏地也司馬貞曰媮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

厚蓋可以忽乎哉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

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為

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亂故為之驅逐四貴凡

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即響然為之合從矣

考異

高本敵皆作弊坊本贏作贏高本捲作捲坊本廷作庭土作主仇上無能字傾作側季子

下無之字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

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從子容反○欺與楚懷王策

東也趙固負其眾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

後

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關君長曰連列

也。鷄善鬪。故不能俱止於棲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

起往喻意焉。吳師道曰。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愚謂起疑當作趣。字之誤也。趣疾也。

喻論同。言下諭諸侯。以不可一之意也。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

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

敬受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侯之使。所吏反。○墮壞也。吳師道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

一人。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愚按。秦有客卿

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見通鑑注。

考異 坊本東山作山 東幣上有其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

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邁反。高誘曰。

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即上洛也。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

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

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

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

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背音佩。○

之往也。資。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秦王曰。善。以是告也。絕。謂下絕。魏通秦之道而不救也。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恐丘勇反。

○揚言猶宣言也。效致也。

考異 坊本王以下無魏字。絕作攻。效作效。

後周國策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使所

從才用反。○楚王怒。鯉遇魏也。楚懷王策所謂。秦令

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是也。秦令

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

之遇也。令力呈反。○與楚遇見上章於秦之秦當作

齊於楚也。是也。將絕齊於楚。是以鯉與魏遇。使齊疑

之也。楚策所謂。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

秦而攻中於楚也。是也。故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善之謂

鯉遇魏時善待鯉也。言齊既疑楚使與楚王因不罪

於遇。又見秦善待楚使。故不合於秦也。楚王因不罪

景鯉。而德周秦。秦當作最。謂楚王德周最

能解說鯉與魏遇之意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

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

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

景鯉。市買也。不如鯉者。必不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

為楚而為秦。故曰便計。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

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

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

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

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說始銳反。來使

考異 高本連前章。坊本不聽上

無王字。交下無諸侯字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

後周國策

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扶後

又反○取之謂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

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散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乘繩證反罷音疲恐丘勇反○皮氏本魏地秦取

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兵師道

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

摻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

考異

錢本劉本共聽作德

田辛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為于

說始銳反郭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苟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

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

憚宮之奇存苟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

虞遂取之夫音扶遺于季反○破壞今秦自以為王

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

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

自以為王謂秦富強自視以為真王也橫門君秦將

鮑彪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

重其權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穆文熙曰

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考異

坊本辛作華害王下諸本有者字今從一本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為于偽反○聽猶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孝己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

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

高本連前章章末有也字坊本秦楚作陳楚今楚作今遂之也諸本作之曰今從一本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復扶又反○即猶若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為于偽反下其為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故特也策謂其所籌

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為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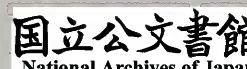
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

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和戶卧反。詭謂下。以微言動之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入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不否通。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

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當在前章未蓋錯簡也。王以為然。遂善待之。穆文熙曰。順王與儀之策。一言即令人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為戲。愈見高才。

考異
坊本無子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無為我之我楚王王作楚楚王一本與不作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為臣乎高本臣作忠曾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尚見棄曾本無尚字坊本尚上有忠字尚作且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



矣。請謁事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羗也。高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

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

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吏反。○

諸侯無事有事，謂攻伐之事。燒炳，謂放火而侵掠為若也。呂子為我死，王則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教也。

是行欲使義渠不援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

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

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於李帛之下。遺于季反，敗必邁反。○五國，楚、齊、趙

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撫安也。李

帛地

考異

高本遺義渠君下有者字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七各反，又七故

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

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故，猶豫未能司馬錯欲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後形圖

後形圖

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况反，下去王欲，王王隨並同。○三川轅轅，縱氏，屯留，南陽，南鄭，新城，宜陽，皆韓地，絕臨攻，三國各當韓一面也。誅討也。楚魏無韓，益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

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夫音扶，下同。○長史記作倫，是也。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王之名。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

去，王業遠矣。朝並直遙反。○按史記通鑑，皆市朝作朝市，可從矣。說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

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易以豉反。○三資，謂廣地

富民博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夫蜀西僻之國地小民貧，資猶不備，故擇易而行。

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

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

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辟譬通，盡津忍也。○繕完也。今攻韓劫

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

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并併同。○一劫天子三字及齊韓之齊恐行文不義之名即惡名也言有不義之名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獨不利而危矣。謂白也。解謂免秦兵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

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卒子律反。更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

考異

一本正作止。史記同。諸本無危下矣。一本有。史記新序同。今從之。史記蜀主作蜀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

王患之。曲沃地名。患楚援齊也。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

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為並于偽反。○約具也。并猶與也。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

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

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

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

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

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為

令也。為王役，謂為楚役。使德於秦，謂為秦絕齊。

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

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

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

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朝直遙反，下同。後見之見。

賢遍反，夫秦之夫音扶。○惋，駭恨也，弭止也。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

重絕之。

使所吏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

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

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

詈齊王。

至，謂死而也。秦以猶謂也。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

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

王大怒，欲興師伐秦。

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

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曰。可矣。初王使弭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亾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

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為

一。故復合之也。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亾者。

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

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纂方權作相權。坊本先齊作大齊。事令一本作事。王。史記作事君。坊本不如下。無因而二

字。全乎。諸本作全事。今從一本。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解和解。講和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

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

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

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

人乎。為于偽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陳軫曰。王秦人也。故。故舊。才也。救之。謂救齊。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

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

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

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意。思。思。吳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王不聞夫管與

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夫音扶。刺並七亦反。○辰貪也。必敗。言必有一敗也。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喻。似若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覆。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之。下。吳。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

逆即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覆逆自別。唯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考異坊本不知作又。知闕下無者字。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

武王凡十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予音與。○高誘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

秦也。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

張子不去秦。張子

必高子。

下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秦不必貴。茂也。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

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錮儀。而固己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

相於秦。

令力呈。反為平偽。反。下為請同。相息亮反。下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

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

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

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

王大怒。樗里疾出走。其言疾之言也。歸有光曰。茂之

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

考異

事楚王之王。錢本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

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宣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

利。此國累也。

請當作謂。字之誤也。蠹。木中蟲也。謂為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

楚。而為楚利。故秦國之累也。

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

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

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天下謂山東諸侯。即

猶若也。言若諸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約和矣。

考異

坊本多作當。以為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為字。

為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

為于偽反。下為

公同。○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為魏說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

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

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

說始銳反。敗必邁反。

下同。○辛張陽母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契。約令也。挈。契通。斷也。猶。領也。說苑契

領於庭。以遂吾行。言臣臨戰陳載。遷廟主。申令國都。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刎頸而死。其自

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

臣有患也。

此十六字行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事。攻伐也。謂秦楚

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

儀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

令力呈反。○儀。當作澤。蓋依張字誤也。言

今公如山東。而因楚依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言。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

是務自敗己。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

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

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

之以自重也。

冉封於陶。公國。謂陶。德。楚。謂不為秦謀。楚三國。齊。魏。韓也。號。猶。宣言也。言為三

國。請秦得之。以自重也。言為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

示重也。

考異

行文十六字一本無。高本無所甚之所字。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除。治也。吳師道曰。扁

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

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敗必邁及石

破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

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王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令力呈反，下同。向式亮反，下同。○輔行，副使也。向

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王急欲問其故。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

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財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

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

賢先王。西河之外，魏地。上庸屬漢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也。魏文侯令

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

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將子匠反，稽遣禮反。○得謗書而力也。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也，其外家韓也，蓋挾持外家，而誹議甘茂也。王必聽之言，不如惠文魏文也。始與魏約伐韓，而聽誹議中

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處昌呂反，費音

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

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

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夫音扶，為于偽反。○王為臣之疑當作王之為臣。王

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

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爭之在，新序作果，此恐誤。息壤在彼，指盟地而誓。王也。穆文熙曰：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讚，故與王為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後者矣。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

考異

坊本千上有數字，侈作朋，一本恐下有之字。

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楚與秦懼而不進軍救韓。則韓失援孤。故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

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逐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

地而許楚王。亡字恐行言秦固無嘗以地許楚也。

考異 坊本逐作遂。地作他。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上時掌反。卒士也。上登也。謂不登城也。

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

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擣

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

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

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退嫁反。○說

王以必拔宜陽而得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無伐韓之日。

考異 坊本中作仲高。本無而宜之而。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

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

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深

矣。無事謂無攻毀茂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錯亂。或作今公用兵無功。秦眾盡怨之深矣。文義似順。言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秦人怒死傷衆欲拔宜陽而茂息兵則衆怨之深矣

考異

一本得作拔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

相御也為于偽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

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餘猶

言楚徒言與韓而已必不為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

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

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為于偽反惡烏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得九鼎

之功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考異

高本此章在韓策吳師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徒抑作市惡按

韓策高本徒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作印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

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

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

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

音儒○健強需柔也者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

曰寡人且相子相息亮反下同間音開○關君長曰退燕避人曰間居此亦其義謂間時

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

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

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虔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

也蓋吏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犀首即公孫衍也

考異

高本連昭襄王策甘茂亡秦章末一本立作言韓子同劉本無道而二字韓子一本作道

穴一本作通穴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秦啓關而聽楚使相息亮反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

秦相之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

秦驚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說音悅下同○

怵詠通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愚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

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

必多矣一本注云寄疑割字舛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

坊本怵作詠魏下補魏字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反

○畜養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約窮困也從隣謂使隣國服從今王

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輕牽

政反為于倫反○得失皆謂交也宜陽之役楚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鮮

善反○詩大雅蕩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

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行戶剛反卒子律反○

也三家趙魏韓也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滅智伯事見趙策吳王夫差

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為句踐禽死於干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稽上

稽山名艾陵黃池于隧並地名無禮謂吳欲伐宋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事皆見春秋傳梁君伐

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

馬陵虜申布冠以喪禮自居也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

而不能終也三者智伯夫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

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

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

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

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

難塞先代反濟子禮反○雍擁通據有之也徒侵逼

地名尾終也吳智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

故曰末路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

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下疑脫楚王二字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

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

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援于眷反。復扶又反。○

君長曰。繩墨蓋喻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也。四國

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為權也。恐衍曰字。秦恐矣

字訛。愚謂伐之也。言先得齊宋之援者必伐之矣。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

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

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

天下笑矣。鑠。消鑠也。謂被兵

考異

廣得諸本作廣德。今從曾本。坊本非。霸王始與終。作終與始。圍下無通字。曾本

遂為作遂。與坊本禽死下無於干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

遇桀紂。必殺之矣。為于偽反。說始銳反。○悍人也。中

括。高誘曰。中期。秦辯士也。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

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

考異

坊本為

昭襄王上

凡十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按史記時蘇代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為齊使於秦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夫音扶。處並昌。去我之去。起呂反。掃素報反。為足之為。于偽反。○欲去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重公於齊。謂使齊重也。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鼓反。盡津忍反。○茂事惠

武昭三王故曰累世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

從圖秦。是代借秦重贄厚祿。以使齊重也。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

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

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

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

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

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偽疑當作為處猶留也。

考異坊本上賢人作賢士。錢本以相作以。相印。高本蘇代作蘇秦。坊本偽謂作偽為。一作偽謂

齊潘王。劉本以相迎之。作下以相印。迎中之齊。

戰國策正解 卷三 三十一 後周隱雅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

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

王母宣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侵之矣。吳師

道曰。辛當作莘。愚謂戎即太后弟。為華陽君者。戎為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

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悅說音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

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

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知王必悔。故不敢自任。王召公子池而問

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

從之。此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

城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

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

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

之兵乃退。卒。子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考異 坊本下焉作之。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天下君必輕矣。為于偽反。○關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

以成取天下也。徐乎遠曰：呂禮亡秦，必與。齊秦相聚。讓侯有却，若見用於齊，亦讓侯所嫉也。

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并併同相。

息亮反。○聚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收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以輕也。齊

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所惡，唯秦得天下也。而冉為秦相，則齊讎君不如勸冉必深矣。此言不獨輕，而又齊深讎之也。

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力令

呈反。卒，子律反。○敝邑，謂魏也。關君長曰：齊破晉強，秦不援齊，則魏得勝之，故曰卒攻齊也。

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

為重也。予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以合魏也。故疑當作城，蓋涉上文而誤也。言齊雖惡魏，合於秦與之城邑，而不能支秦，取魏也。操當從史記作挾，坊本作採，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

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復扶又反。

考異坊本予作與。

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向許文反。下皆同。

高誘曰：泠向，秦臣也。以猶使也。愚謂蓋向助齊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

有也。高誘曰：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護其安邑。安邑在河東

近秦，秦可兼取，故云爾。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

齊必重於王。燕鳥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鳥路反。下同。○秦助齊攻宋，故燕趙惡其合。

戰國策正解 卷三止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後周隱帝

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強，必重秦也。則向之攻宋也。

且以怒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恐丘勇反，則猶然則也。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考異

諸本故攻之故，作使，今從一本。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為于偽反，按此語

再見趙策，彼為李兌，此為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

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

一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訛。須深之訛，陰即陶宋地，穰侯所封也。

考異

坊本若作苦，時下無也字。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

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

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關君長曰：節，符

也。言結好通使，既積三世齊秦爭，合二國二國合齊，則強，故秦見伐矣。齊有東國之地

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

魚之口。塞先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隸

也。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

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權縣，言較輕重也。阿甄，齊二

里，故曰有二也。隸，猶虜也。周禮秋官蠻隸，閭隸之類。

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衛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

而齊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縣衡也。齊

有至此言秦所以不能與齊縣衡也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

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薄迫各反復扶又反

也言韓魏支分楚地取之以轉至鄭兵休復起則自足

足以害秦不必待齊之援矣况與齊合乎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考異

坊本破秦下更有秦字縣皆作懸高本焉作與一本無焉下齊字坊本無韓魏支分之魏

五國罷成臯

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

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是也秦王欲為成陽君求

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

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

其心乎王曰未也

為于偽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之也翕合也言成陽以秦不用故

窮而去於齊今見在齊有功而用太后曰窮而不收

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為王用韓魏不

欲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惟不為王用且失二國之交也

鮑彪曰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劉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敗必連反○藍田秦邑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

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

哉况於楚之故地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起呂反○高誘曰去舍也舍楚而往攻

秦愚謂應和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

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辭即上文告楚辭也為若也

肯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

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走則候反離力智反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

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高本云作去諸本以下無告字今從一本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王夫人公子負芻之韓春謂

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

也取七住反○言取齊女與齊齊秦合而立負芻負

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鮑彪曰負芻以已珉

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

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

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為于偽反○已謂

臣也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

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懼而復齊女負芻德

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已終以齊奉事秦矣

考異坊本劫作劫欲以齊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復扶又反○關君長曰

和因起成則起重雖再不窮而又輕公不若母多則疾到則疑割誤

蓋言和不速成再窮與輕之恐不知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考異 功本無且字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事役也鮑彪曰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

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齊懼令田此役也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

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令力呈反質音致陽武齊邑順子

齊公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

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敢斥王故秦王使公

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

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使所吏反○司馬貞曰古者二十五

家為里里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為于偽反下為之同○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

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

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夫音扶下皆同背音佩行

下孟反○趙秦之深讎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秦不以為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齊以

肥趙將復相結故不利於秦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

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

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罷音疲射食亦反○弊疲也晉

謂趙下恐脫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秦少

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

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恐丘勇反走則候反○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秦多出兵則為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頓壞也謂為晉

楚強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五也高誘曰齊秦為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

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安邑

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

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腸胃喻腹心即謂安邑上黨也故

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

兵而歸秦

考異不義一本作弗義錢本劉本共作不以為義往來者之言高本作往來之者言錢本劉本

及一本作往來之言者諸本弩下無射字今從錢劉本坊本恐則下無必字秦破作秦伐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藉在夜反敷色主反○造客卿名也藉借也謂借以制天下之權也攻齊之事成陶為

伐國良臣也

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乘繩證反。下同。長丁丈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為齊所伐之憂。而不

能據有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

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庾反。盡津忍反。○書周書泰誓之篇。樹立也。滋

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為句。踐禽燕。喻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此皆除害不盡。故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

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卒猝同。○關君長曰。秦從齊。已合矣。

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讎其相國。愚謂君之讎。讎君也。誅責也。謂責相之罪於燕也。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

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彪 鮑

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關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考異

坊本無率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本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項音傾、將子匠反、使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愚謂黃歇、春申君姓名物至而反。冬夏是也。關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長極而反、短也、

愚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致至而危、累基是也、

至短反長、天之通也、即此意、致至而危、累基是也、

委反、下同、○胡三省通鑑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基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

博基不隆。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乘繩證反、下同、○二垂、謂西北邊垂也、先帝文

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從子容反、要一遙反、○史記不下有忘字、此恐脫文、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

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

地。王可謂能矣。橋音矯、○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越然也、愚謂

北地之誤、燕秦之誤、以字音近、似而誤也、史記新序共作以其地入秦、可以證矣、入出皆使韓入出也、

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去虛

魚反。○杜塞也。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燕救魏之兵。畏秦強而不敢敵也。

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行首垣。以臨仁

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下同。濟

復舉兵也。蒲行首垣。仁平丘小黃濟陽。皆魏邑名也。嬰城。謂二邑環兵自守也。王又割濮磨

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要腰

名。磨地名。關君長曰。此說秦王不宜謂秦。或韓字訛。魏己服矣。當依史作趙。要為人身上下之中。脊為左

右之中也。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次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

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五分六裂。字形似而誤也。或然。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

故曰。使無復後患。按史記。誠作地。據高注。則此亦本作地。傳寫誤作誠也。碻哲夫曰。三王五霸不足為也。

何與彼為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壹毀魏氏

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恃也。壹

序皆作乘。此恐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豉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彖辭。

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程傳曰。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僂。而不

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伐國策正解 卷三十一 後周 襄帝

易患於後也。榆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死處，沒溺也，易慢易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

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

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戒也。三江，

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高誘曰：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

曰鑿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

大王慮而不取。為于偽反，下為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強按史記新序，皆強下有

韓字，此恐脫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

國敵也。援于眷反，○詩逸詩，關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武之大者，不復涉遠地，而攻入，必有近

敵之可伐者，以喻不可遠攻於楚也，故曰：楚援也。鄰國敵也，愚謂亦遠交近攻之意。詩云：他人

有心，子村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度待洛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

○詩小雅，巧言之篇，村亦度也，躍躍，跳走也，毚狡也，遇見也，遇犬獲之，謂見獲於犬也，下遇奪釜鬲於涂

與之同，言狡兔雖善走，或時為犬所獲，以喻韓魏有心，秦宜村度之，秦雖強大，或為韓魏所獲也。今

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敗韓魏而不卒

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

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易而失時

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

焉。重直龍反，○無德而有怨，此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折

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墮許規

記作孤傷、新序作潢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彿相通、彷彿、徘徊也、楚辭彷彿無所倚、是也、此言所以無德而

有怨也。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

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乎遠曰、是且王攻楚

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

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惡

鳥、藉在夜反、下同、關君長曰、兵出於韓魏、則沒而不還、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

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

之實也。隨、水名、水北曰陽、壤地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

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

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

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方與、上音房、下音預、○四國、齊趙韓

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留以下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

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无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

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

以禁王之為帝有餘。詳、伴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恐行魏字、愚謂葆寶也、謂寶重

利之、下吏猶下執事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

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

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衆舊作事、傳寫誤矣。注地、史作

樹怨、蓋因下文注地於齊而誤矣。地當依史作怨、愚謂、秦破楚、則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是自使屈、命

令於韓魏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

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

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斂手、謂服從也。義長

在其中、若秦漢關中侯也。下文關內侯、互言耳。愚按、呂子貴信篇注、梁履繩曰：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

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通鑑秦紀注、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

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若是王以十萬成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召音邵。許鄢陵、環兵自守。王一

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

手而取也。方苞曰：秦得韓魏、則地接于齊、若水之流、注可通也。是王之地、一經

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曰：東

亘、東西海也。要、腰中也。謂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危、動、謂下以危亡之事、恐動之也。持、謂下執持二

國、使不得離畔也。痛、謂攻伐之急也。史記曰：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異坊本章首至開之爲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補之也。聞之下、有說秦王曰四字、別爲一章。

姚本無此四字、合爲一章、今從之、蓋四字行文、纂相下有與字、無聞下之字、北入作入北、高本武王

戊國之三月

卷三十一

後周

後周

後周

後周

後周

後周

單國第一角 卷三十一 後周書

作莊王坊本以北作己北杜作社高本雲作云休
甲作申一字特作材一本無坊本壹作一纂無下毀
魏氏之氏字高本沒作設坊本既勝作遂攻國也
下無此何也一句一本百作累坊本折作拆一本
僵作倒高本乎且之且作是坊本必攻上無王若
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一句構上有兵字諸本以
肥上有於字今從劉本坊本下吏作不吏劉本餘
下有矣字坊本之強下無一舉衆三字史作壹舉
事高本以臨韓作臨以韓坊本授作授
地於齊作地於秦經作注曰元作任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
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
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音扶今並力呈反處昌呂
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成君也議誹議
也言郎中嫌議人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臣於
也君

考異 坊本令人
之今作使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造父上七
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孟子取取路之取謂行也
造父為齊王御見韓子蓋周末人此書亦可以證矣
其為周穆王御者蓋列子寓言而史遷疎謬也其見
管子假託之書不足信據焉鮑彪論其不得與王良
同失
考矣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
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服與服牛之
服同猶御也曰子縵牽長謂縵索
也

故縵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

縵牽長也難乃旦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
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縵牽害御至微也

後周書卷三十一 後周書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行周臣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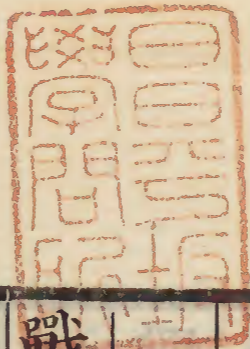
而馬不能行千里已雖不肖其於秦事亦有微之用不解釋其塞寵者則有微害事矣

考異

一本無里馬之馬字纂繆作纏

凡四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